

王強

僑批：穿越重洋的文明聯結與人性光輝



絲路溯源

信風掠過暹羅灣，輕拂泉州古港被潮流打磨千年的青石板，最終漫過馬尼拉灣的堤岸。這縷吹拂千載的海上絲路之風，見證著閩粵先民——尤以泉州府屬的惠安、晉江、南安等地百姓為甚——背井離鄉的宿命遷徙。在這段浸滿風浪與鄉愁的離散歲月裡，僑批如錨索般堅固，似情感帶溫熱，一頭繫著泉州古港的碼頭煙火，一頭連著南洋的異域風塵，藏著人類對抗孤獨、建構共同體的永恆智慧。2013年，「僑批檔案」躋身《世界記憶名錄》，十七萬餘封銀信跨越地域與族群的界線，成為全人類的精神遺產，更鐫刻下海洋文明「流動中堅守、疏離中聯結」的堅韌底色，而泉州，正是這份文明底色最濃厚的印記之地。

一、怒海求生：生死界上的人性微光

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中葉，閩粵大地飽受戰亂與災荒之苦，尤以泉州府屬沿海地區為烈，土地狹隘、物產匱乏，再疊加天災人禍，飢餓與死亡在百姓身前劃下殘酷的生存底線。為覓活路，無數泉州先民登上「過番」的舢舨，駛離熟悉的泉州港，逐浪漂向南洋。然而，等待他們的並非坦途，在殖民統治下，礮山的粉塵嗆啞了呼吸，種植園的鞭影撕裂了尊嚴，陷入双重絕境。也正在此艱難時刻，僑批應運而生，從南洋的僑社發出，經由泉州籍水客的雙手，穿過驚濤駭浪，成為連接漂泊者與故土的「生命之索」，維系著他們與泉州家鄉的最後聯結，也為苦撐的生存留存下底氣與對家人的牽掛。

每一封僑批，都是漂泊南洋的泉州子弟對家族責任的執著堅守。1938年，新加坡僑胞賴子實——原籍泉州晉江——在家書中寫下「生不得求生，死不得求死」的八字悲嘆，道盡異鄉生存的煎熬，卻仍執意將血汗換來的薪資寄回泉州老家。在浩如煙海的僑批檔案中，這類對泉州家鄉的牽掛與供養比比皆是，這份堅守是人性在生存底線上的堅韌攀援，讓離散的生命有了沉甸甸的價值。

僑批的深邃之處，在於搭建起異鄉泉州人相互取暖的情感堤壩。批信附言裡，為不識字的泉州鄉親代筆問候、為窘迫的同鄉夥伴捎帶「附匯」的溫情隨處可見；尤其在菲律賓的泉州籍僑批中，更形成「同鄉身故代為寄批籌款」的莊重盟約——這份盟約裡，藏著「四海一家」的族群共識，也刻著泉州人重情重義的底色。這種超越血緣的互助，構建起維繫生命尊嚴的倫理共同體，既透出人性的微光，更彰顯了海洋文明包容共生的精神本質，是全人類

面對苦難時的共通堅守。

二、信義為帆：銀信之路中的跨域共同體

僑批能跨越山海精準送達泉州鄉村的每一個角落，核心依靠的是以「信義」為靈魂的民間網絡——這張網絡的核心骨幹，多是熟悉航線與鄉情的泉州籍水客與批局經營者。早期，泉州水客局扛手提銀信，踏遍南洋與閩南海域的驚濤險灘；後期，「天一信局」「鄭順榮批局」等知名僑批局相繼在泉州設立總部，輻射南洋各地，成為穩固的聯絡樞紐。這張網絡無需官方背書，全憑代代相傳的信用與閩南鄉情維系。他們熟記每一条航線的暗礁、每一個泉州村落的巷陌門牌，確保每一分血汗錢、每一句平安口信都能準確送達親人手中。這份信義，是海洋文明的核心內核，更為漂泊的泉州僑胞筑牢了安全感與歸屬感。

這條以泉州為重要起點與樞紐的「銀信之路」，早已超越金融與郵政的單一屬性，成為海上絲路情感與倫理的核心分支，傳遞著信任、責任與共同體意識。透過這一網絡，離散南洋的泉州僑胞形成「流動的故土」認知：他們的身份認同，既深植於泉州老家的宗祠祖廟、鄉音民俗，也凝聚於異鄉共渡艱難的閩南同鄉情誼，並在民族危亡之際升華為報國大義。抗戰時期，無數泉州籍僑胞透過僑批網絡匯集巨額捐款，支援家鄉與祖國的抗戰事業，這便是這種跨域認同最生動的見證，也為不同文化背景族群的交往，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文明啟示。

三、潮聲回響：海洋文明對故土的創造性反哺

僑批劃出的「離散弧線」並未割裂泉州故土與南洋僑居地的聯繫，反而化作強勁的文明反哺力量，重塑著泉州僑鄉的面貌。僑批承載的不只是銀元，更有跨洋而來的新觀念、新技術，是海洋文明與閩南本土文明共生共榮的鮮活載體。在泉州的晉江五店市、惠安崇武古城、南安官橋等地，一座座中西合璧的番客樓拔地而起，便是這種文明融合的最佳見證——這些樓宇的設計圖紙多隨僑批寄回，中式的燕尾脊、馬背牆藏著對泉州故土的思念，南洋的騎樓、羅馬柱則融入異域風情，一磚一瓦都鐫刻著僑胞的多元身份認同。與此同時，僑匯更滋養了泉州家鄉的教育、醫療等公益事業：由僑資興辦的泉州華僑中學、晉江養正中學等校園拔地而起，讓鄉村學子得以觸碰更廣闊的世界；僑胞捐建的醫院與診所，為泉州百姓撐起生命的保護傘。這些變化如潮汐浸潤沙灘般悄然發生，讓泉州僑鄉成為連接中國與世界的窗口，早早觸摸到全球化的脈搏。

持續的物質與資訊交流，讓泉州僑鄉早早與國際脈

搏緊密相連。在僑批的往來中，泉州不再是靜止的故鄉原點，而是被南洋僑胞持續想像、供養與重構的「心靈原鄉」。他們將在南洋接觸到的現代文明元素，如涓涓細流般融入泉州的傳統肌理：在僑批附言中叮囑家人學習新式技藝、引進南洋農作物種子；將現代企業管理理念帶回鄉里，推動泉州傳統手工業的升級。這種跨界互動，促成了傳統與現代的創造性融合，更印證了海洋文明的生命力——在流動中接納多元，在交流中自我革新，將「離散」轉化為「聯結」。而泉州，正是這種文明生命力最生動的實踐場域，這也正是海上絲路綿延千年的核心密碼。

四、光影永續：漂泊時代的文明回響與智慧傳承

今日，當我們在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的玻璃展櫃前，凝視那些字跡斑駁的僑批，指尖觸及的不只是泛黃的紙頁，更是一段跨越時空的精神共鳴。如今技術發達，物理距離大幅壓縮，但跨境務工者、留學生等群體的心靈疏離與身份困惑卻愈發凸顯，這份當代「孤獨離散」的焦慮，與當年泉州僑胞漂泊南洋的境遇遙相呼應。而泉州僑批所蘊含的普世智慧，恰如一座跨越千載的燈塔，為我們破解當下的漂泊困境提供了珍貴的歷史參照。

泉州僑批帶給我們深刻啟示：真正的聯結，根植於信義與責任，而非單純依賴技術。「流動的故土」意識更揭示了家園的本質——它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泉州老家，更是精神層面由信義與牽掛構成的共同體。當下世界充滿分歧與隔閡，而泉州僑批所承載的信義精神、互助理念與共同體意識，恰是化解分歧的關鍵，為我們應對離散分裂、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，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精神滋養。

信風依舊，潮汐漲落，正如千百年來吹拂泉州古港的風浪那般。那些穿越百年波濤的輕薄紙張，至今仍在低語海洋文明的密碼：以承諾為舟，以信義為帆，在茫茫人海中辨認出「我們」的模樣，共赴生存與尊嚴的彼岸。這是泉州漂泊者的生存智慧，更是海洋文明的溫柔饋贈，觸及了人類對家園、聯結與尊嚴的共通渴求。

僑批是海上絲路最生動的注腳，更是泉州海洋文明最深刻的印記，藏著「流動中尋家園、離散中守聯結」的永恆智慧。在全球化浪潮依舊奔涌的今天，這份源自泉州古港、跨越重洋的智慧，將指引我們跨越地域與文化的界線，書寫文明對話的新篇章，讓每一個漂泊的靈魂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「心靈原鄉」——這便是僑批的終極啟示，也是我們傳承這份世界記憶的核心意義，更是泉州對人類文明的珍貴饋贈。

馬忠

文學批評與批評文學（下）



巴山一馬

至於那些「友情贊助式吹捧」，更是徹底脫離了文本。好友新書一出，立馬奉上「劃時代突破」「文學里程碑」，全文卻沒一句具體分析。這哪是批評？分明是人情往來，把批評的尊嚴換成了捧場。

再看批評文學，它本應是文學批評的「監督員」，可如今不少作品要麼吐槽得浮於表面，要麼跑偏成情緒宣洩，唯獨少了對作品本身的回歸。2025年那場由讀書博主「抒情的森林」掀起的文壇抄襲風波，就成了批評文學的絕佳試煉場，可惜不少參與者還是掉了鏈子。這位博主接連曬出蔣方舟、孫頻、丁顏等多位作家的作品與經典文本的雷同片段，引發全網熱議：孫頻承認自己因癡迷福樓拜而無意識借鑒，蔣方舟私信道歉稱涉事是早期不成熟作品，丁顏卻一邊認下句子查重一致，一邊反詰「若一致即抄襲，世上所有相似解讀皆為互抄」。

按理說，批評文學此時該深入剖析這些雷同文本究竟是借鑒、洗稿還是抄襲，對比分析涉事作品與原作的創作邏輯差異。可實際情況是，多數批評文學要麼跟風吐槽作家「不誠懇」，要麼追著期刊問責，卻很少有人靜下心來逐句比對文本。比如有文章洋洋灑灑幾千字批判「文壇原創失守」，卻沒具體分析孫頻的借鑒與李清照用範仲淹詞句的本質區別——前者是無意識照搬，後者是意境上的創造性昇華，最終讓批評停在了情緒宣洩層面。

而面對大眾批評的淺表化，批評文學同樣沒做好引導。短視頻平台上，《活著》被簡化成「慘上加慘的苦難合集」，《了不起的蓋茨比》被概括成「鳳凰男追白富美失敗記」，彈幕裏一句「賈寶玉是中央空調」就能給經典人物蓋棺定論。對此，不少批評文學只顧著痛斥「大眾審美淺薄」「消解文學深度」，卻沒人試著結合文本解釋：賈寶玉的待人接物為何要放在封建大家族的背景下解讀，福貴的苦難背後藏著怎樣的時代重量。就像醫生只吐槽患者不懂養生，卻不教具體的保健方法，這樣的批評終究毫無意義。

更諷刺的是，文學批評和批評文學，常常陷入一個「互相拆台」的怪圈。專業批評家瞧不上批評文學「沒學術含量」，覺得那些吐槽專業批評「不說人話」的文章，根本不懂理論建構的價值；批評文學寫作者則鄙視專業批評「脫離現實」，認為像張定浩這樣明確指出抄襲性質的評論家太少，更多人只會用術語打太極。比如《上海文化》副主編張定浩在抄襲風波中直言，部分作家大範圍摘抄已構成有意識抄襲，這種基於文本的判斷本是批評的應有之義，卻被部分專業

同行吐槽「太較真，破壞文壇和氣」。而批評文學這邊，也有文章硬橫張定浩的觀點，理由竟是「作家借鑒是創作常態」，完全無視抄襲與借鑒的本質區別。

其實這兩者的核心矛盾，從來都是「見作品」還是「見自己」的選擇。好的文學批評，該像張定浩點評抄襲事件那樣，針對文本細節作出判斷；該像李健吾評《邊城》時，只用一首詩、一幅畫、一曲牧歌，就精準點出作品的美感所在。而好的批評文學，應當像剖析郭敬明抄襲案那樣——2006年郭敬明《夢裏花落知多少》剽竊莊羽《圈裏圈外》的官司塵埃落定後，優質批評文學不僅指出抄襲的違法性，更對比兩本書的敘事節奏、人物塑造差異，提醒創作者原創的重要性，這才是有價值的批評引導。

但眼下的情況是，文學批評忙著玩術語、搞吹捧，批評文學則熱衷於跟風吐槽、發洩情緒，兩撥人自嗨得不亦樂乎，到頭來，作品反倒成了那個最沒人在意的尷尬配角。這就像一場熱鬧的飯局，主人家（作品）被晾在角落，客人們要麼圍著桌子吹牛聊天，要麼互相吐槽，從頭到尾沒人好好嘗一口桌上的菜。

說到底，文學批評不該是「圈子吹捧會」或「理論秀場」，批評文學也不該是「情緒吐槽局」。前者要多些張定浩式的文本較真，少些無底線的人情吹捧，別讓術語掩蓋了對作品的敬畏；後者要少些空泛指責，多些像分析古典詩詞用那樣的具體案例，在指出問題的同時引導大家回歸到作品本身。

畢竟不管是批評作品還是批評批評，最終目的都是讓好文學被看見、被讀懂。

要是哪天真沒人聊作品了，光剩下術語狂歡和互相攻訐，那文學圈可就真成了無源之水。希望有一天，批評家們能坐下來好好聊聊某句台詞的妙處，批評文學能靜下心分析某段描寫的得失——這才是文學圈該有的樣子。

好了，聊完「文學批評」和「批評文學」，我們回到開頭那個問題：唐小林那種寫法，到底算不算「批評文學」？你先別急，咱先看看「批評文學」一

般都長啥樣：它得貼著文本說事、站穩獨立立場，還得能攪動公共話題——簡單說，就是「有據、有骨、有響動」。

那唐小林是怎麼做的呢？他吐槽一個作家或作品，可不是隨口一句「我不喜歡」，而是真的拿著放大鏡在文本裏找細節。比如他說賈平凹的《山本》，就揪住「土匪都像一個模子刻出來的」「地域文化寫得像貼標籤」這些具體問題，一條條跟你掰扯情節哪不合理、描寫哪不走心。批評華的《文城》也一樣，直接指出故事前後接不上、人物動機太突兀，連哪些段落煽情過分都給你標出來。說白了，他不是憑感覺開炮，而是實打實地搞「文本斷案」——這跟「批評文學」死磕文本的精神，完全對得上。

再說立場。唐小林是個「圈外人」，不混學院也不靠哪個山頭，有啥說啥，誰都敢惹。

他批評的不是哪個人，而是那種「盲目崇拜權威」「圈子互相捧場」的風氣。這種「非體制勇氣」，不正是批評文學最看重的那根硬骨頭嗎？而且你看，他寫批評不是關起門來自嗨，而是發在媒體上、傳到網路上，明擺著是想讓更多普通讀者看見、一起討論。他試圖打破那種「只有專家才能評文學」的壟斷，讓大家重新相信：好作品還是壞作品，咱們普通讀者也有資格、有能力判斷。這不正是批評文學想幹的一——「把批評拉回人間」嗎？

所以我說，唐小林這一套：死磕文本、保持獨立、攪動公域——完全符合批評文學的「上崗標準」。他的「民間」身份，不但沒讓他跑偏，反而成了他敢說真話的本錢。

最後總結一句：唐小林式的批評，不是亂罵，也不是瞎噴，而是扎扎实實的批評文學。

方華

平淡的日子



特稿

生活是多彩的，但生活不可能天天精彩。日子大多是尋常而平淡的，就像我此刻寂寞地枯坐桌前，有點百無聊賴。

翻了幾頁的書丟在案頭，一杯茶水已失去氤氳。心情也如杯中水，有些許的涼意。思緒茫然中，就想起張愛玲的一句話來：「生命是一襲華麗的旗袍，裡面爬滿了虱子。」

可不是，短暫的人生真是一件華美的外衣，那些細碎的日子攀附著，總是在寂寞的時光裡爬動咬噬，雖無切膚之痛，卻讓人心癢難耐。

生活更多是被這些平淡的日子鏈接起來的。因為平淡和瑣碎，我們往往忽視了它們的存在。就像一片片樹葉，在秋日裡飄零，在滿地的憂傷中，我們已認不出它們的模樣，最終，它們溶入了歲月之土。

「落紅不是無情物，化作春泥更護花。」一片又一片相似的葉子，被歲月重疊，或者刪節，將生命顯得如此短暫，而時間，卻被這一個個的日子拉長。我們是不能忽視這些尋常而簡單的葉子的，正是有了他們的簇擁，才有了生命之樹的生機與壯美。

這些平淡的日子又似一隻隻飛過蒼茫的小鳥，天空並沒有留下它們的痕跡。這些好似並不存在的日子，讓我們忘記從前，就像時光，終將抹去我們的履痕。但誰又能歲月之門將掩時，可以堅定而自豪地喊上一句：我來過？

又想起奧斯特洛夫斯基那句熟悉的名言：「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，生命對每個人來說只有一次。因此，一個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：當他回憶往事的時候，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，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……」這句名言，在幾十年前曾響徹雲霄，激勵著億萬年輕人為追求美好的理想而不懈地努力奮鬥。相比於張愛玲的那句，雖失言辭之華美，卻無傷感頹廢之情，積極的人生觀如旭日光芒。

生活如一部長篇敘事，日子是裡面的段子。把日子寫成精彩的段子，才有生命的波瀾起伏，乃至蕩氣迴腸。平淡的日子也如細小纖弱的草葉，雖然微賤，卻在一歲一枯榮間，呈奉四季萬象。

即便歡喜生活如夢，那些尋常得似乎並不存在的日子，也確在我們的夢中經過，只是，它取走了什麼，我們已無從知曉，也無需在意。重要的，是我們從夢中醒來，要繼續上路，不能停歇歲月的步履。

菲律賓商報

CHINESE COMMERCIAL NEWS

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

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

YUYITUNG COMMUNICATIONS, INC.

創社社長：于以同烈士

社長兼總編輯：于慶文

營業部：227 Dasmariñas St., Binondo, Manila

電 話：79606382 · 82411756

傳 真：82411588

電郵地址：siongpo@gmail.com

電子網頁：www.shangbao.com.ph



member:UPMG GROUP